

社會科學戰線的 印象派 哲學家

林貧道

國內馬克思主義哲學及社會科學的低落發展，並非一句「四人幫的竄擾搗亂」就能完滿解釋。由政治教條所催生的宗派主義傾向，正是四人幫份子與反四人幫份子所共通的，也正是跳出史太林主義意識形態框框的屏障。從中國官方及研究者對二十年代以來不少超出第三國際領導下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想家的漠視和歪曲，不難發現國內主導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頑固和排他性質。「社會科學戰線」的出版，並沒有帶導學者改變這種霸道的慣性。李澤厚發表於創刊號裏的「論康德的宗教、政治和歷史觀點」，便是一例。

該文的主題在於闡釋和批判康德的形式主義道德觀及其唯心主義的哲學觀點，並引出辯證唯物主義對道德的看法，最後以「批判資產階級和修正主義『回到康德去』」作結。相比於其他鞭撻四人幫的文章，該文上半截的論述，無疑就較專門和嚴謹。但文章的總結部份却晚節不保，作出大胆輕率和不符事實的論斷。在最後一節裏，他批判了英美學術界中，重回康德的唯心主義傾向後，便借題發揮嚴詞厲色地指斥「新馬克思主義」的實質正是再一次以意志主義、個人主義、主觀主義對馬克思基本原理進行康德主義式的修正和歪曲。他這樣說：

“總之，用文化的批判替代物質的實踐，用意識形態的所謂『覺悟』替代現實社會的改變，用『社會的解放』替代政治的鬥爭，用道德的力量替代建黨的原則，用所謂『日常生活』替代歷史的客觀發展，使科學的戰鬥目標變成了一種超越具體歷史環境和條件的康德式的絕對命令。”

假如李澤厚就此草草收筆，相信四人幫也難以反對上面的論斷。但他却意猶未盡，信心十足，語不驚人死不休，硬要在句後加上這樣的一個注釋：

“以上論點可參考盧卡契、科爾茨（KORSCH）、葛蘭西（GRAMEI）、布洛赫（BLOCH）、弗洛姆（FROMM）、馬爾庫斯（MARCUSE）、阿德洛（ADOVKO）、荷克海默（HORKHEIMER）、阿爾都塞爾（ALTHUSSER）、柯連蒂（CULLETTI）……等人著作。他們之間與其它人之間又有許多歧異，但作為上述總思潮，是共同的。”

嚴格地說，這個注釋是馬虎的、多餘的。它不僅缺乏對正文論點作有力的支持，更連注腳本身的判斷也缺乏任何直接的論證或引證其他人的看法。照他這種寫注釋的邏輯，我們是可以在上面人名的位置上隨意換上

任何名字、史太林、毛澤東或張春橋，而不會造成論點上的分別。將LUKAS、KORSCH、GRAMSCI、BLOCH、FROMM、MARCUSE、ADORNO、HORKHEIMER、ALTHUSSER、COLLETTI等新進馬克思主義者的名號大量推出，無疑是製造自己罷黜百家的根據的嘗試，以「博」取讀者的信賴。很可惜，李澤厚的野心越大，破綻就越明顯了。

另一方面，這個注釋是意識形態的。他一方面認出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想家是“不把社會主義當作不可避免的客觀歷史行程”，另一方面卻抽離它們崛起和勃興的歷史背景，不對個別作者的理論作具體分析，更迴避了它們反史太林主義的政治含意，唯心地替它們冠上康德倫理學的主觀主義的名堂。這一切的忽略和錯誤，不外說明了李澤厚對史太林主義的迷信，在堅抱歷史單線發展的唯心觀念下，無視於新資本主義社會及社會主義社會中新興的社會矛盾。

相信李澤厚的錯誤是出於「真誠」的，而並非震懾黨中央的權力下面故作違心之論。事實上，我們從該文中的其他幾處得到了解李澤厚的一些線索。

(1)在一連串中外文並存的馬克思主義者名字中，唯獨盧卡契沒有加上外文，這可能是李澤厚對LUKACS印象模糊但卻不忍罷手所致。同樣遺憾的，他竟將GRAMSCI寫成GRAMEI，將ADORNO寫成ADOVKO，將COLLETTI寫成CULLETTI。

(2)他在引出BRAND BLANSHERD的“理性與分析”REASON AND ANALYSIS，竟錯寫成BRAND BLAMSHED，相信這並非出於水平甚高的校對人員吧。（如他的文章登在「文化新潮」，我倒不敢担保）。

(3)他在一個注釋中提及一本GOLDMANN所作的“馬克思與馬克思主義者”，但據筆者調查所知，不僅LUCIEN GOLDMANN（LUKACS傳人），甚至其他GOLDMANN（據港大圖書館AUTHOR CATALOG）也沒有寫過這本書；有的只是資產階級學者SIDNEY HOOK的MARX AND THE MARXISTS；假如這並非失傳已久的罕本，李澤厚你的記憶力不是太差嗎？

從上述的錯誤中，可以發覺李澤厚是一個“印象派”大師，他忠於自己朦朧的印象，更敢於公開表達自己模糊的、不確的看法。見微知著，他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唯心判斷，又未嘗不是他“印象派”本質的一個表現而已吧。

後記：

馬克思在忙碌於出版“資本論”第一卷時，爲了要深入批判蒲魯東的思想，不惜將工作擱置一年，全心閱讀蒲魯東的著作。相對馬克思的科學態度，李澤厚你能不“行己有耻”嗎？

或許稍爲開放懷抱，深入了解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的主張，對你的思想改造會更有效。我提議你先看PERRY ANDERSON的CONSIDERATIONS ON WESTERN MARXISM和由“新左評論”編輯而成的WESTERN MARXISM: A CRITICAL READER，與及其後在TELOS及NEW LEFT REVIEW中的有關討論；掌握他們的基本主張和發展後，如仍未能找到進修門徑，相信「文化新潮」同寅也可替你擬訂學習書目及綱領的。

一個好老師永遠是個好學生，不要因你的名望拖累了你思想的進展；一個人要知得更多，首先要自覺自己的無知。